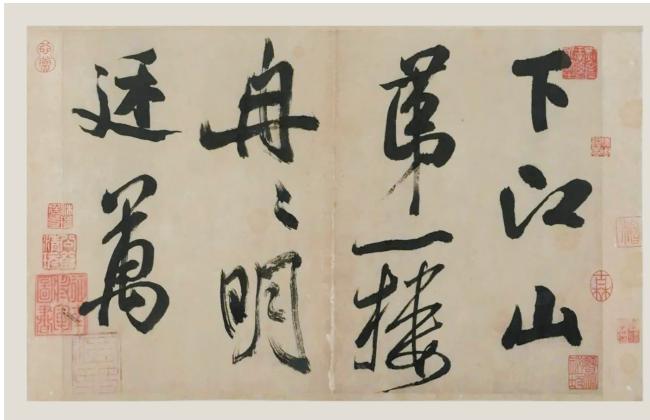


老米的北固山

王川



多景楼诗帖(局部)
米芾

今《净名斋图记》的原迹已不知去向，只有复刻本存世。

二

中国书坛上米芾是神一般的存在，在苏轼、黄庭坚、蔡襄并称“宋四家”。米芾36岁时生母去世，他扶柩将母亲与父亲合葬于镇江黄鹤山。初到镇江时，他寄居在北固山上的甘露寺里，方丈仲宣借给他几间房子住。他要在此做居士，实际上意在寺里珍藏的晋唐壁画，那是唐代灭佛时李德裕收藏在那里的。米芾一边看壁画一边临摹，还以假代真偷换了几幅，这是他的故技，一生中用过多次了。

米芾把暂住甘露寺的消息告诉各位朋友，蒋之奇寄来一诗，说：“京尘汨汨漫兴如何？归棹翩翩返薛萝。尽室生涯寄京口，满床图籍锁岩阿。六朝人物东流尽，千古江河北固多。为借文殊方丈地，中间容个病维摩。”一般都以为“千古江山”的说法出于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其实蒋之奇才应该是“千古江山”的首发者。米芾把这首诗写成了帖，还根据这首诗为所居之处取名“净名斋”。

净名斋是米芾见诸史册的第一个斋号。他对此处非常满意，自称“吾斋在万井之中，半天之上，乃右卷而一揖焉。此所以得山川之多，而甲天下之胜也”。他在此丁忧27个月，完成了许多佳作，其中最精彩的有《研山铭》《相从帖》《张季明帖》等，并开始了《宝章待访录》的写作。

净名斋留给米芾的印象非常深，以致他后来到涟水军（北宋设置的军事型行政区划）任上时，有位朋友要从涟水到镇江去，他动了思乡之情，便根据记忆画了《净名斋图记》。这是一个长卷，文、书、画可谓三绝：“带江万里，十郡百邑，缭山为城，临流为隍者，惟吾丹徒……”题画的书法一气呵成。该长卷一直被他收藏在家中。靖康之岁，其子米友仁从京城仓皇南奔，先到溧阳，后抵临安。在七宝山的仁王院里，在别人家里见到一卷破纸，打开一看，居然是米芾的《净名斋图记》，但已被入践踏蹂躏，霉湿残破而有缺损了。他展开反复观看，感慨万分，在帖后加了题跋，记述了自己前一段的逃难经历，但因囊中羞涩，无钱收下，只得看着它再度流失。如

刺他老娘是乳母的低贱出身。米芾见此恶作剧，当即大骂，但又不知这个好事者是谁。

想必这好事者是个聪明人，有可能听到了米芾的大骂，第三天他竟然又在“塔”和“庵”下各添了“飒”和“糟”二字。这样就成了“神护卫公爷塔飒，天留米老娘庵糟”。在北宋的俚语中，“塔飒”是“塌飒”或“塌撤”的异读，意思是拙劣、差劲。“庵糟”等于是“腌臜”的异读，意思是肮脏或不洁，都是在骂米芾的老娘。

海岳庵虽然幸免于难，但经过烟熏火燎，周边全是残墙破瓦，焦壁断柱，已经不能再住了，米芾只能迁居。

三

崇宁元年（1102年），米芾的非生母去世，她是米老太爷的正室、米芾的大妈。米芾从汴梁辞官，再度归乡丁忧。其间，他在北固山以东看中了一块地，建了一处房屋，也命名为海岳庵，因为两庵一西一东，所以就把后一座称为东海岳庵。米芾为它题诗：“我居为江山，亦不为像法。劫火色相空，未觉眼界宽。屹然留西庵，使我老境安。卫公精爽在，千古对巖巢。公来不可作，登临浩相接。”

米芾很喜爱这处住所，又把“天开海岳”匾悬挂在庵前。

但对东海岳庵进行最为详尽的描写以及最为准确描绘的还是米友仁，当米芾去世、靖康劫难之后，他再度来到镇江，重返故居，在感慨万分之际，作了一幅长卷画。就是这幅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引起了一个近千年的误会，人们将这幅画称为《潇湘奇观图》，其实是大谬，它真正的名称应该是《海岳庵图》。证据是米友仁在画上题有长长的文字：“此卷乃庵上所见，大抵山水奇观，变态万层，多在晨晴晦雨间，世人鲜复知。余生平熟潇湘奇观，每于登临佳处，辄复写其真趣成长卷以悦目……”

明明题跋中有“此卷乃庵上所见”，后人读到之后的“潇湘奇观”，便误以为米友仁所画的就是潇湘奇观了。其实米友仁所画的根本不是潇湘的山川，而是镇江的烟云群山，是他在自己家海岳庵中南望时所见的实景。到了元代，这幅画被倪云林收藏，他的记录也是《海岳庵图》。

甘露寺被毁，多景楼也被焚，此楼本是山上寺中的名胜，始建于唐

代李德裕，取他的诗句“多景悬窗牖”来名楼。米芾在净名斋和西海岳庵中居住时，经常到楼上来看经书画，也会与朋友登临吟会。现在他又到这座令他无限伤感、无限追怀的楼的旧址上凭吊，江山依旧，然则人已老、楼无存。

寺中的方丈已不是仲宣了，见到米芾前来招呼，新的寺院在逐渐修建中，如果筹得的善款充足，方丈想重建多景楼，请米芾为那座尚在蓝图之中的楼题留墨迹。米芾欣然答应，当即提笔书写了一首《多景楼诗》：“华胥兜率梦曾游，天下江山第一楼。冉冉明廷万灵入，迢迢溟海六鳌愁。指分块北方舆露，顶矗昭回列纬浮。衲子来时多泛钵，汉星归未觉经牛。云移怒翼搏千里，气霁刚风御九秋。康乐平生追壮观，未知席上极沧州。”写毕，又在书法之后加题了“多景楼”三个字，并加注说：“多景楼。禅师有建楼之意，故书。”

镇江本来被梁武帝称为“天下第一江山”，从此，多景楼又得了“天下江山第一楼”的美誉。

然而，或许是因为筹款不到，或许是因为时局艰难，或许是因为不久之后徽宗笃信道教，令天下的佛寺都改为宫观，这座多景楼在北宋之年始终没能建起来。接下来就是靖康之难，兵荒马乱，直到南宋时才建成，这时距楼毁之年已历经过去100多年了。

《多景楼诗帖》是米芾在书艺炉火纯青时写的，字里行间淋漓酣畅、汪洋恣肆，如同东坡所言，风樯阵马，如以快剑斩蒲苇。它现在是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米芾存世的三幅大字帖之一。

米芾晚年交了好运，经好友蔡京介绍结识了宋徽宗，被任命为皇家的画学博士和书学博士，然而，不久因他的不谙世事而被外放到淮阳军。他56岁去世，由儿子米友仁扶柩回乡，在润州安葬，就此融入了他一生所作的南山烟雨之中。

黄公望非常推崇米芾，特意来镇江，登上北固山，瞻仰米芾故宅。董其昌也特意在北固山下泛舟，作画追忆米芾。他评论道：“吾尝评米书，以为宋朝第一，毕竟出东坡之上。即米颠书自率更得之，晚年一变，有冰寒于水之奇。”

就书风的开宗立派和对后世的巨大影响来看，米芾得到这一夸赞是毫无愧怍的。他确实位于中国书法的最前列，能与钟、王、颜、欧比肩，他书法中所体现出的那种沉着痛快、硬朗和快节奏超越了时代，代表着一种高昂进取的精神世界。

若说有一种艺术从诞生起就裹着淡淡的诗意悲剧，那一定是童声合唱。时光如一道无形的锁，使孩童的声带刚吐出清甜便埋下凋零的伏笔——六七岁时能将音准唱得透亮，再长一两年，便能跟上团队的和声步调，可刚到十几岁，变声期悄然来临。童声合唱的黄金期不过几年光景，如花期极短的昙花，却以最治愈的声音，在艺术长河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人类童声合唱的星空里藏着太多传奇团队，最让我忘不掉的是维也纳童声合唱团。作为世界上最古老也最负盛名的童声合唱团，它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部史诗。149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为庆祝儿子的诞生，决定组建一支专属唱诗班，这便是维也纳童声合唱团的雏形。那时的团员多来自奥地利周边的贵族家庭或教会学校，既要为皇室庆典献唱，也要在宗教仪式里当“圣咏使者”。16世纪宗教改革搅得时局纷乱，不少同类型唱诗班都散了，唯有它靠着哈布斯堡王朝的庇护撑了下来。虽无确凿史料佐证，却流传着这样一段传说：1529年奥匈帝国围攻维也纳时，合唱团的孩子站在城墙上唱起古老圣歌，竟让敌军暂时停了火。这段传说成了音乐化解冲突的象征，在欧洲宗教与政治动荡中始终占据特殊地位。

更有意思的是团员的“毕业去向”——男孩到14岁就得离开，虽然变声期会带走童声，但很多人没真正离开音乐：世界著名指挥家卡拉扬、小提琴家梅纽因都曾是这里的孩子；还有人成了歌剧演员、作曲家，在音乐领域继续发光。说它是“童声圣地”，倒不如说它是“音乐大师的摇篮”。

二战期间，合唱团的训练和演出陷入混乱，团员们散落在德奥乡村，如同古典音乐中遗落的零散音符。1945年4月，当联军推进至维也纳时，撞见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在废墟上演唱《平安夜》，士兵们竟纷纷放下武器静静聆听——这段经历后来被载入合唱团的编年史，成为“音乐超越硝烟”最真实的注脚。

国内的童声合唱团里，业界称为“杨团”的杨鸿年合唱团（即如今的北京爱乐合唱团）也颇具传奇色彩。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它频繁站上国际舞台，让世界听见了中国童声的美妙。1986年，北京爱乐合唱团首次参加匈牙利第23届国际儿童合唱节，孩子们的歌声就震惊了在场的评委和观众，一举拿下多项大奖；在1996年意大利第44届圭多·达莱佐国际复调合唱比赛上更是揽下4项大奖，创造了赛事纪录。

杨鸿年的训练方法特别有意思，他能把复杂的音乐理论拆碎了，用生动的方式教给孩子。讲和声、节奏时，要么打比方，要么玩游戏，孩子们学得快，还不觉得枯燥。排练拉赫玛尼诺夫的《晚祷》时，孩子们一开始对这种俄罗斯风格的高难度作品很陌生，可经杨鸿年一指导，没多久就吃透了，而且唱得格外出色——那股子学习能力，真让人惊叹。杨鸿年还特别看重每个孩子的潜力，不少孩子刚来时对合唱一窍不通，

最后却成了专业的音乐人才。杨鸿年在1983年创建了中国少年活动中心合唱团少年班，并立下了雄心勃勃的目标：一年内成为北京最好的合唱团，两年内成为全国最好的，三年内进入国际行列，四年内达到国际水平。然而，合唱团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一度面临解散的危机。幸运的是，在中央乐团指挥严良堃的支持下，合唱团得以恢复，并更名为少年及女子合唱团。尽管如此，杨鸿年和家人仍需自担所有活动经费。靠着这份信念，再加上贵人相助，合唱团得以获得重生。

另一个让我难忘的，是留下无数经典唱片的北京天使童声合唱团。这个团队的团员全是在北京各支合唱团里挑出的精英。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里，他们留下了12张“东方天使系列”唱片，单看那些歌名就足够动人，有《月儿明·风儿静》《闭上蓝色眼睛》《山上的孩子》《乘着歌声的翅膀》等。

合唱团成员的音色极为独特——清澈如晨露般透亮，甜美而不失雅致，细腻之中蕴含着柔和的韵味，以至于西方乐评家盛赞其为“东方的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制作团队同样倾注了大量心血，采用自然声录制以保留童声的原始质感；在《闭上蓝色眼睛》中，轻微的混响营造出一层如梦似幻的氛围，让人仿佛置身于云端之上；《童年》则通过近距离拾音，使人声中的亲切感直抵人心，瞬间勾起人们的怀旧情怀；在《和声编排上，《阿拉木汗》的无伴奏段落里声部交错呼应，把新疆传统音乐的即兴感模仿得活灵活现；《西北雨》以台湾民谣为底，掺进阿美族歌舞的节奏，和声像水一样流动，既留住了民歌的质朴，又添了现代音乐的精致。

这12张唱片里，藏着太多文化巧思：北方摇篮曲《月儿明·风儿静》混进了南方丝竹元素，童声一唱，母爱就没了地域界限；藏族歌曲《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通过合唱保留了原生态韵味，又用现代音乐语言让更多人听懂；连舒伯特的《野玫瑰》都被赋予了东方美学，空灵的童声卸下了原曲的浪漫激情，转而透出含蓄的诗意；童声演唱《鲁冰花》《外婆的澎湖湾》时，孩童的天真和歌词的深沉相互碰撞，既保留有童年的纯粹，又藏着对时光流逝的感慨，情感表达独特。

当今音乐语境之下，这一系列唱片的价值愈发显得珍贵：它以童声合唱这一国际共通的艺术形式，引领中国民歌与少数民族音乐跨越地域界限，构筑起跨文化交流的桥梁；对孩子来说，这也是最好的美育教材。美国《NAPRA Review》杂志曾写道：“如果有人仍在追查天使存在的证据，他们的声音就是最好的证明……”该系列唱片，不仅是中国童声合唱的典范，更是世界音乐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东方瑰宝，体现了中国音乐的深厚历史和文化价值。

童声合唱的传奇，上海也有不少——小荧星合唱团、少儿广播合唱团、春天少年合唱团等都带着浓浓的海上风情。广州、武汉等地也出过很多优秀的童声合唱团，它们汇聚成流，构筑起以汉语为根基的中国童声合唱精神谱系。虽然，童声合唱的“悲剧性”从不会真正消散——那些清亮的声音终究会逝去，但顶尖合唱团将这份短暂凝铸为时间的切片，永驻人间，成为永恒。

获得者、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在阔别已久后第一次回到祖国。7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杨振宁并设宴款待。在北京访问期间，杨振宁还见到了青少年时期的好友邓稼先。根据他对老同学的了解和美国媒体的报道，杨振宁相信邓稼先参与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不久之后，杨振宁准备坐飞机去上海。在登上飞机舷梯时，他突然停住了，回转身，沉默片刻，悄声问前来送行的邓稼先：“稼先，在美国听说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惊讶地张了张嘴，但没有说话。他沉思片刻后说：“据我所知没有。你先上飞机吧。等我请示了领导以后，再告诉你。”杨振宁带着疑惑离开了。8月16日，一封密封的急信在上海市为杨振宁送行的宴会上送到了他手上。当杨振宁拆开信件，一眼看出是她所熟悉的邓稼先的笔迹：“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看到这里，杨振宁激动得热泪盈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理仪容。

中国研制成功原子弹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世界。在外国普通民众看来，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因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只有15年时间。虽然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只用3年时间就研制出了原子弹，但那是因为美国不仅拥有强大的工业实力和雄厚的经济实力，还汇聚了西方在相关领域的大多数顶尖科学家。然而，美国和苏联对中国的此时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它们早就在关注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进程。苏联当年同意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技术援助本身就有控制中国原子弹研制进程的考虑。

（四十三） 连载

为国铸盾 中国原子弹之路

胡思得
著 主审

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保卫世界和平，是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共同职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美国的核威胁，中国不能坐视不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如果这个主张能够实现，中国本来用不着发展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威胁。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尽一切努力，争取通过国际协商，促进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的实现。在这一天没有到来之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加强国防，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和平。”

10月16日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式播发新闻公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公报全文如下：“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十五时（北京时间），中国在本国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实行了第一次核试验。中国核试验成功，是中国人民加强国防、保卫祖国的重大成就，也是中国人民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重大贡献。中国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工作者和从事国防建设的一切工作人员，以及全国各地区和各部门，在党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辛勤劳动，大力协同，使这次试验获得了成功。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他们致以热烈的祝贺。”

午夜时分，《人民日报》为这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印发了套红大字的“号外”，在北京街头的人们纷纷抢阅。与此同时，新华社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向国际社会表明了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原因以及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一贯立场。声明指出：“保护自己，是任何一个主权国

核试验成功的伟大胜利，欢呼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能力制造的原子弹试验成功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策略破产了！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力更生路线的伟大胜利，也是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的最好证明。

美国媒体在第一时间将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和钱学森联系起来。10月17日，《纽约时报》刊载了《钱学森博士可能参与中国原子弹试验》一文。文中写道：“在中国昨天爆炸的原子弹中起领导作用的科学家是钱学森博士。”但是，《洛杉矶时报》认为钱学森不会参与这次核试验，因为他“是航空工程师，而不是核物理专家”。11月7日，阿肯色州的报纸《希望之星》刊载了《关于红色中国核试验的思考》一文。文中指出，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很可能与两个留学欧美的中国科学家有关，他们是留学法国的钱三强和留学美国的钱学森。文章强调，钱学森旅美期间从事过原子弹研究，凭借他在美国从事火箭导弹研究的经历，钱学森将在中国研制导弹核武器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1971年7月19日，诺贝尔物理学奖

刊登内容

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
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
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
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
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

电话：021-22898598